

体育时评

闪光的，不只有奖牌

在9日的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U型场地技巧资格赛中，中国小将高宏博只进行了简单滑行，甚至连一次空中转体也没有做，便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冬奥会之旅。15分——他的得分全场最低。可他高举双手，笑容灿烂，幸福满满。

这两天，很多网友都在“致敬15分的幸福”。原来，笑容背后是身体的伤痛。高宏博赛前训练时脚踝骨折，为了“不错过家门口的冬奥会”，他咬紧牙关，毅然上阵。网友不由感叹：“你看到的平凡，很可能是别人的全力一搏！”

参加北京冬奥会一直是高宏博的梦想。勇于逐梦，永不言弃，“重要的在于参与”，这种精气神在五环赛场上光芒闪耀，值得点赞。

“青蛙公主”谷爱凌的惊天一跳，完成了大跳台女子最高难度的转体1620；羽生结弦冒险挑战“在正式比赛中从没有人成功完成过的”阿克塞尔四周跳。她，漂亮落地；他，跌落冰面——但挑战自我的舞台上没有失败，运动员勇敢起跳的那一瞬间，已经阐释了人类勇于挑战自身极限的可贵。

奖牌可以衡量竞技体育水平的高低，但拼搏精神、体育力量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奖牌的范畴。闪光奥运赛场的，不只有奖牌，不是“只有赢”。奥林匹克赛场上的成功，更在于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拼搏奋斗，在于追求梦想、超越自我的精神淬炼。

而这，正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从2008年到2022年，从北京奥运会到北京冬奥会，我们欣喜地看到，从前“一个冠军可以给全国民众打一剂兴奋剂”的感慨渐渐少了，洋溢着民族自信的面庞越来越多。我们的目光不再紧盯奖牌榜，而是更多地聚焦运动员在赛场上的顽强拼搏，更多地欣赏每个人身上迸发出来的体育精神，更多地赞美比赛中的“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

奥林匹克运动的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不只在赛场内，更在赛场外。不分国别、种族、性别、信仰，当我们一起为每位运动员的拼搏喝彩时，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便得到广泛弘扬。在北京冬奥会的舞台上，祝愿每个人都能超越自己，突破自己，如虎一样拥有力量、勇敢和坚韧。

（记者王明浩、王井怀）
新华社天津2月10日电

妙语连珠

——“但我而言，这是一届充满尊严的冬奥会，我为之骄傲。”羽生结弦说。

背景：10日结束的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比赛中，羽生结弦没能完成正式比赛史上第一个完整的阿克塞尔四周（4A）跳跃的夙愿，以总分283.21分获得第四名，赛后，他如此对记者说。

点评：没有人能一直胜利，挑战自我的勇气无可匹敌。

——“我现在虽然没有孩子，但是等我有了孩子，要让他11个月的时候就开始滑雪。”徐梦桃说。

背景：10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决赛结束后，获得银牌的徐梦桃在混合采访区对新华社记者说。

点评：期待！萌宝这是在人生起跑线上“抢跑”了啊！

——“在家门口的冬奥会上，代表祖国展现了这样的精神面貌，感受非常美妙。虽然出现了一个小失误，但今天肯定是自己战胜了自己。”金博洋说。

背景：10日进行的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自由滑比赛中，金博洋完成全部7个跳跃动作中的6个。最终以179.45刷新了自己在四天创下的自由滑个人赛季纪录，以总分270.43分排名第9。

点评：金博洋，明天会更好。

（记者秦婧、李琳海）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裁判长回应苏翊鸣坡障决赛打分争议：当发现裁决与事实不符，一切已太晚

苏翊鸣教练恳请终止批评裁判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0日电（记者卢星吉、郑直）执裁苏翊鸣参加的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的裁判长伊兹托克·舒马蒂奇近日在接受一个单板滑雪专业网站采访时表示，现场裁决确有瑕疵，但他们只能根据即时所见的画面做判断。当发现裁决与事实不符，一切已太晚。

在2月7日的决赛中，苏翊鸣凭借第二滑的88.70分摘银，取得中国单板滑雪运动的历史性突破。获得金牌的则是加拿大选手马克斯·帕罗特，他的最高分90.96分同样来自第二滑。

不过，裁判组对于帕罗特第二滑时跳台动作的判断和打分却在单板爱好者中引发争议。比赛现场的实时打分公报系统以及国际雪联网站数据均显示，在决赛第二趟滑行中，帕罗特在“分段4”，即场地上第一个跳台，做出了Cab-TC-16-I（反脚偏轴转体三周1620度加Indy抓板）动作，得到9.35分的超高分。

但在观看了电视转播的慢速回放画面后，不少单板爱好者发现帕罗特实际没有完成抓板，只是把双手靠在了膝盖上，因此认为他不应获得上述高分。

在经历持续数日的争议后，本场比赛裁判长舒马蒂奇通过一家单板滑雪专业网站回应道：“从当时裁判得到的镜头视角来看，（我们认为）帕罗特确实做到了抓板，并且这是一个完成度良好的1620动作。”

这位资深单板裁判说：“当我们看到（反映帕罗特并没有真正抓板的）电视画面时，一切已经太晚了，成绩已经被录入，打分流程已经完成了。”

“裁判根据自己看到的画面给分。根据我们在现场得到的镜头视角，帕罗特的动作是‘干净’（Clean）的。”舒马蒂奇还表示，不仅仅是裁判，许多教练在现场也认为帕罗特做出了完美的Cab-TC-16-I动作。

“我要说的重要一点是，在比赛正在进行中的情形下，我们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就做出（打分）决定。我们总是承受着‘准点给分’的压力，以便比赛能够顺利进行。”

“裁判根据自己看到的画面给分。”他再次强调。

舒马蒂奇承认，在单板比赛执裁历史中，并非没有裁判要求回放画面、研判选手动作的先例：“是的，我们确实有这个权力，这只是在认为可能有（评分）错误发生时。”

当被问及为什么没有在下当日的决赛中请求回放，舒马蒂奇第三次强调道：“裁判根据自己看到的画面给分，并且当时我们对自己的评判都很有把握。”

“作为裁判长，我不参与具体评分，但监督整个执裁过程。执裁这场比赛的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裁判员，如果他们同时都给了不该给的分数，我想，这其中肯定有原因。”

不过，舒马蒂奇拒绝置评现场供裁判参考的镜头设置是否有误。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0日电（卢星吉、李丽、张云龙）针对苏翊鸣参加的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的打分争议，苏翊鸣教练佐藤康弘通过公开信表示，他和苏翊鸣理解实时打分的困难性，感谢所有裁判，恳请公众终止批评。

另据一名国际雪联有关人士向新华社记者的回应，部分媒体误读了该比赛裁判长此前通过专业单板网站“whitelines.com”发表的言论。

佐藤的公开信称，在决赛结束后他意识到了打分可能存在问题。“说实话我感到很遗憾，但我很快想到这也是比赛过程之一，因此对判罚结果表示尊重。”

“而且，我觉得，这次的结果可能正是苏翊鸣在未来更加刻苦训练的动力。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目的是苏翊鸣全力以赴，展现最好的自己，我们已经做到，因此感到非常满意。”

这名资深单板滑雪教练表示，在颁奖仪式后，他看到很多专业人士和爱好者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次比赛打分很奇怪，因此就和苏翊鸣一起给比赛的裁判长伊兹托克·舒马蒂奇打了电话。

“（电话的内容）主要是表示，虽然看到社交媒体上有些激烈的讨论，但是我们对此完全不在意，打分这个工作有时真的很难。我告诉裁判长舒马蒂奇先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裁判，苏翊鸣也向他直接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舒马蒂奇先生也非常感谢我们。”

“滑雪运动的文化是大家一起创造的，在这个圈子里活跃的都是一家人。人们有时候会犯错，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仅此而已。恳请大家终止一切对此次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各位裁判的批评。并且请大家对这次金牌得主马克斯·帕罗特表示热烈祝贺。”佐藤康弘在信中写道。

一名国际雪联有关人士也向新华社记者表示，部分媒体误读了舒马蒂奇此前的言论。该人士指出，舒马蒂奇所说的“不同的分数”是一个“复数”。

根据上述网站的文章，在被问及“如果裁判确实看到了金牌得主马克斯·帕罗特没有抓板动作，分数是否会同”时，舒马蒂奇答道：“是的，分数会有不同。”

但这名人士解释道，舒马蒂奇想要表达的是，如果根据赛后才出现的更多角度的比赛画面进行评判，不仅是帕罗特有可能会得到不同分数，其他选手亦然。

“从比赛中裁判所依据的画面来看，帕罗特在做动作时确实没有失误，也就是说，裁判在当时并不会倾向于去重新检查这个动作。即便裁判在打分时依据的画面角度的确是‘有限的’，但为了保证对每一个选手都打分公平，他们仍将使用这个角度。”这名人士说。

关于不同的镜头角度对赛况观感带来的差异，这名人士举例道，通过裁判镜头的视角，苏翊鸣在决赛中的一次滑行时出现了手触雪面的情况，因此做出了相应扣分。但从电视转播镜头的视角，观众却无法看清这一细节。

“在当天的比赛中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夺牌’滑行，裁判只是根据他们在比赛中所能看到的画面打分。”他强调道。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0日电（记者周万鹏、秦婧）拖着冰冻的身躯，赵嘉文奋力挥舞着雪仗，滑过终点……身后，雪板与赛道摩擦形成的雪辙在夜灯的照耀下愈发清晰、耀眼。

总排名第43位！虽然在激烈的北欧两项竞争中，这一成绩略显平庸，但对于年仅21岁的赵嘉文而言，跨过终点的那一刻，就已经超越了自己，他为中国冰雪在未来的冬奥征程中迈出崭新一步！

自1924年首届冬奥会设项开始，北欧两项便被公认为最难的冬季项目之一。胆量、技术、体能、耐力等要素缺一不可，而对于起步晚、基础弱的中国北欧两项来说，跻身冬奥会更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和鞭策。

为了迎接北京冬奥会，中国在2016年底成立了北欧两项国家队，开始在不断探索和打磨中寻求突破。而这一进程却十分艰难，从建队初期的20名队员，到最后仅剩5名，项目开展的难度和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没有经验，他们就远渡重洋，到先进国家取经；没有专业装备，就用高山滑雪的雪鞋和雪板来替代……而对于建队初期仅有越野滑雪基础的队员们来讲，如何克服从高处一跃而下的恐惧感难上加难。

以北京冬奥会比赛场地国家跳台滑雪中心为例，大跳台和标准台落差分别约为136米和115米，对于没有参加过相应训练的普通人，仅仅走到台上都会双腿发软。

“我很想跳，但到了起跳点的位置，身体就是动不了。”赵嘉文回忆起早期练习项目情景时曾说。但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到底，秘诀就是“和自己死磕”。

在中国队领队葛达眼中，赵嘉文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的弟子。每次队里训练完，他都会再次回到训练房独自加练，而在回到宿舍后，还会通过视频深入研究。

克服恐惧、打磨技术、加时加练……在教练团队的悉心指导和日复一日地自我磨砺中，年轻的赵嘉文成为中国北欧两项的佼佼者。在相继收获二青会冠军和全国冠军赛冠军后，这一次，他如愿站上了冬奥舞台，完成了中国北欧两项的“冬奥首秀”。

“在自己家门口出战，这种感觉既兴奋又充实！”赵嘉文说，他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如果四年之后能再战冬奥，一定能实现更大的突破。

6天前的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同为“00”后的赵嘉文与中国女子越野滑雪运动员迪妮格尔·衣拉木江共同将最后一棒火炬嵌入主火炬台中，成就了本届冬奥会上的经典瞬间。在几代冰雪人的薪火相传下，中国冰雪也将在未来铸就辉煌、书写崭新篇章。

赵嘉文完成中国北欧两项『冬奥首秀』

跨过终点，他迈出中国冰雪崭新一步



▲2月10日，亚军中国队选手贾宗洋、徐梦桃和齐广璞（从左至右）在颁发纪念品仪式上。当日，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决赛在张家口赛区举行。

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10日电（记者夏亮、朱青、陈地、李琳海）12年，四届冬奥会，时光在一次次腾空、翻转中流逝。31岁的徐梦桃、30岁的贾宗洋、31岁的齐广璞，在北京冬奥会上遗憾与金牌擦肩而过。

赛后，出现失误的贾宗洋红着双眼，哽咽着喃喃地说道：“我选择的是我最有把握的动作，这四年来我每一天都在练它，但落地那一刻，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控制不住了，我不知道……”

眼看着贾宗洋失误自责，徐梦桃冲上去抱住了他。她后来说：“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刻他一定比我们更难。我们是队友，我们在一起为梦想奋斗了那么多年，不会因为一个（落地不稳的）前空翻就否认他的优秀。”

任何人都无法否认三位老将的优秀。四战奥运，他们已经是自己的英雄！

星光不问赶路人，这是一段有关传承的旅程。

空中技巧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队在雪上项目中的强项。自徐因囡1998年长野冬奥会摘得银牌以来，中国队在冬奥会上累计斩获1金6银4铜。2006年都灵冬奥会韩晓鹏一举问鼎，更实现了中国队在冬奥会雪上项目金牌“零”的突破。

此后，一代又一代空中技巧人不断向冬奥会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但无论是李妮娜、徐梦桃、贾宗洋还是张鑫，都与金牌失之交臂。从初登冬奥赛场到第四次出征，徐梦桃、贾宗洋和齐广璞身边的队友换了又换。他们也曾有过放弃的念头，但最终还是握着前辈们手里接过来的火炬，继续前行。

即使遍体鳞伤，也不曾失去再战的勇气，这也是一段有关坚守的旅程。

在灯光中凌空飞跃，翻转腾挪，空中技巧比赛那些优美炫丽又惊心动魄的画面背后，伴随着运动员的汗水与泪水，老将的坚守尤为不易。平昌冬奥会结束后，徐梦桃两个膝关节都做了手术。一向脸上挂满笑容的徐梦桃，双腿早已伤痕累累。

贾宗洋也曾遭遇重大伤病，双腿植入22颗钢钉让他成了人们口中的“钢铁侠”。但他没有退缩，而是与伤病整整斗争了三年，如今能站上赛场已是奇迹。

三次冲击冬奥会领奖台未果的齐广璞，心灰意冷一度选择了退役，但终究敌不过内心的召唤，复出继续战斗。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依然是一段有关收获的旅程。

备战北京冬奥周期，受疫情影响，中国空中技巧队阔别国际赛场近22个月。在本赛季世界杯仅有的两站混合团体比赛中，徐梦桃领衔的中国队全部夺冠。徐梦桃还以27个分站赛冠军成为该项目的世界杯第一人。

不以成败论英雄。况且对于他们来说，北京冬奥会还没有结束。徐梦桃在赛后发布会上宣告：“后面我们都还有个人比赛，我们要争取突出重围，我们还有机会！”

无论结果如何，在为梦想奋斗的路上，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

多个项目赢得奖牌、实现首次参赛等历史性突破。与此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新时代中国运动员在冬奥赛场上与世界最高水平的运动员们切磋技艺、超越自我，展现出了顽强拼搏、勇于挑战的意志品质和开放自信、团结包容的精神风貌。

倪会忠认为，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参加北京冬奥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倪会忠10日接受媒体书面采访时表示，北京冬奥会开幕以来，中国代表团的表現整体符合预期。

倪会忠称，中国代表团在前5个比赛日取得了3金2银的优异成绩，创造了开赛后首日夺金、